

陶樓文鈔

陶樓文鈔卷第九



貴筑黃彭年

重刊嘉祐足本孔叢子序

孔叢子一書隋書經籍志始著錄注陳勝博士孔鮒撰
晁公武因漢志無孔叢子欲以儒家孔臧十篇當之又
牽合附會以爲卽孔甲盤盂書李燦王謨紛紛辨詰考
書中紀鮒之歿固不得謂鮒書又有紀延平延光中事
亦安得謂爲孝武時之孔臧書也陳振孫以爲孔氏子
孫記其先世系言之書蓋近之矣考詰墨篇以孔子

卒時證白公作亂之事斥墨子爲虛造而雜訓篇記子思從夫子於鄭之語以年考之亦不合不幾郵而效之乎其書王霸雜用如欲以無用之貨弱人之國因疑非聖人之言至欲割地賂秦以爲嫪毐功則雖縱橫之士亦羞舉其說謂孔氏之徒而計出於此恐不然也在隋以前惟水經注泗水篇引孔叢之文其文亦與全書不類他書未有援引者朱子謂孔叢文氣不似西漢予則謂多魏晉以後人語如僞孔傳僞家語之類然古昔名言至論亦往往存於其中故司馬光作通鑑楊簡作先

聖大訓多采取之又中有小爾雅一書猶弟子職之存於管子亦考古者所不廢隋志作七卷晁陳志錄及文獻通考所記並同明鍾惺去連叢子及詰墨併爲四卷小爾雅不知何人併爲三卷何氏叢書復併爲上下二篇足本之傳於世者甚寡宋嘉祐中宋咸注成表進本尤不易觀錢遵王得空居閣藏本尙是從元人所錄重錄者陳君襄夔迺得宋槧本而什襲藏之近復重雕以廣其傳予嘗謂宋槧古書日就亡佚獨賴好古之士珍護而刊播之是亦守先待後之一端因嘉襄夔之舉而

爲之序

居學錄序

國朝黃州講學之家最著者曹學士厚菴予見其八世從孫仲惺茂才問學士遺書出居學錄蓋當時與及門析疑辨難之語其弟子高發崙孫光易稱述中載爲學說日用淺言之屬則學士所自著藏家塾未刻按改亭所撰行狀作居要錄行狀稱學士生平撰著自五大儒語要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外有居要錄一卷乃初有得於道之言後盧傳附雜著刻爲書紳錄十卷門人

胡兆鳳輩謂非學士志因別編切問錄一卷載學士論學語未行世按此編大旨言講學不外窮理盡性多采姚江白沙之語與朱子並論蓋其生平得力本於致良知繼乃體物隨分至末年言曰當知道甚簡易勿過求之苦難又曰可無陽明不可無朱子則學日進而有定論故論者謂此編非學士志也然言簡而不支事切近而易行不合於道者鮮矣予惟楚北自二程居黃陂後傳其道者元則趙仁夫國朝則熊文端爲得其宗而明之耿恭簡兄弟郝仲輿李承箕瞿九思李之泌輩雖

所入之門徑不同所造之淺深不一其馴致於大道則
所謂殊途而同歸也學士卒時年甫四十餘已得指歸
使竟厥緒何患不優入聖域此編雖未極其至已足徵
志道之堅切問錄不傳全集又佚因亟刊之以存梗概
原本作居學義亦可通不復改題至其語有出入學者
自知亦無煩爲之糾正

重刻弟子職集解敘

弟子職一書漢志列之孝經鄭康成引以注禮直題曰
弟子職不別出管子則單行久矣厥後單行本廢故唐

孔穎達賈公彥疏解竝云在管子中至宋朱子表而出之與內則少儀並重旣編入通解又采入小學當時始知尊信漳州教授張時舉有弟子職五書之刻目錄見文獻通考其書亦不傳 國朝北江洪氏爲弟子職箋釋武進莊氏復增演之爲集解而後此書大義故訓粲然著明予外舅大興劉公往年守辰州嘗敘而傳之茲唐君鄂生權守綏定將重刻以惠學者而屬予審正予惟是書之義尊師以養道習儀以養性歌詠以養情有馴習調服之功無躡等陵節之弊蓋養之童蒙而聖功

基焉夫人惟師道不立斯趨嚮之志不專而異端得以
惑之禮儀不習斯嚴憚之心不切而非辟得以乘之若
正先生之稱明弟子之事始以學則終以退習尊卑勞
逸之分定而教學授受之源明則師嚴而道尊矣猶懼
其放也於是乎以儀閑之周旋升降以動其血脈危坐
駿作以固其筋骸饌饋灑埽之微執燭請衽之細朝夕
從事以戒虛邪而懲驕惰庶幾乎言之思中焉又懼
其拘且苦也歌誦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其書之事
則禮其書之體則詩使夫誦而習之饜而飫之言易入

而教易從於焉得其用情之正而馴致於聖賢之域則是書也揆之吾夫子力行學文之訓豈有異乎古之說者或以是書爲古塾成規或以爲管子所作予竊謂管子之作內政雜霸之術耳猶必使爲士者羣萃州處相與言義言孝言敬言悌而後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書在管子當日初不過教學之常書而所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興齊國而霸天下大略實基於此況夫振衰靡之俗明王道之大以佐聖明之治操之有其本施之有其序可不夙講乎哉唐君

之守綏定也既修社學六十餘區刊養正遺規以詔郡
之子弟復取是書而刻之可謂識致治之要矣顧集解
之作徵引既繁閒亦偶誤不揣固陋略爲補正竝敘錄
先儒之言涉於是書者別爲考證一卷使讀者知本末
焉

附考證

劉氏向別錄有子法世子法弟子職記弟子事師之
儀節受業之次序

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注應劭曰管

仲所作在管子書

朱子大學章句敘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支流餘裔 語類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至於灑埽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則教做對稍大則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又弟子職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恆爲士作此以教之 又所謂曲禮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

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又答潘恭敘書禮記卽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祀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則禮書大備 又答李季章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或他書可發明者或

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之屬又自別
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
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
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此讀書乃知漢儒之學有
補於世教者不少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
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注何
焯曰馬驢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蓋本
朱子語閻若璩曰馬公驢以爲蓋古塾師教條管子

之作內政以教士之子者爾

許氏衡曰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竭力博志多文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教人爲學之道參以曲臺少儀弟子職諸書輯爲小學之書則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按魯齋先生出入經傳泛濫諸子百家靡不

研究稱師矣得朱子小學書讀之默契於中聚學者
謂之曰昔所授受皆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欲
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埽
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求他師衆皆曰唯悉取
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今之學者讀
魯齋先生書可以知學問之要矣梅士亨謂弟子職
詳於幼職略於聖功豈知言者哉

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小學類弟子職等五書一卷陳
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

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爲一篇

吳氏澄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誦讀焉教之數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旣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誦讀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誦讀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誦讀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